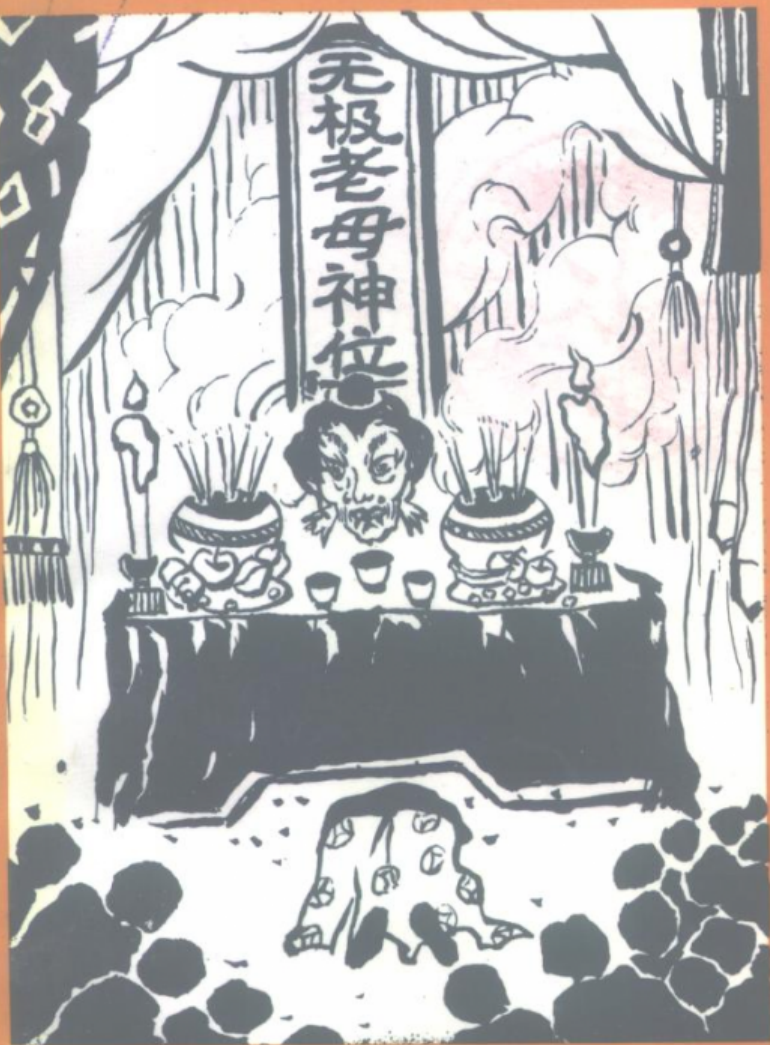


湖北文史資料



一贯道内幕

一九九四年第二辑 （总第四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四年第二辑

(总第四十五辑)

— 贯道内幕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ZB07/13

湖 北 文 史 资 料

(半年刊 1980 年创刊)

1994 年第 2 辑总第 45 辑 1995 年 3 月出版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9 千字 印 数: 3500 册

编 者 的 话

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人民群众斥之为“一贯害人道”。一贯道道首大多是社会渣滓，他们利用迷信，伪造历史，以骗财为目的，最终走上勾结反动势力，投靠日、伪、国民党特务的道路，成为一个与人民为敌，不仅在精神上毒害人民，而且在解放后继续组织潜伏，甚至在某些地区制造叛乱的以宗教为掩护的反动政治组织。

此辑撰稿人以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介绍了自本世纪20年代中期张光璧承办道务以后，怎样逐步扩大道务，发展道徒，以致在抗战期间投靠汪伪政权，解放战争期间组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解放初期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及被人民政府取缔的经过。

本辑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一贯道的理论基础、宗旨、道中术语、修持方法和遍布全国各地的组织机构及相互关系与往来，对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及宗教等方面有一定帮助。由于撰稿人已去世，少数史实难以核实，为保存史料的完整性，现将此稿编辑出版，供各方读者参考。

编 者

1995年3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一 一贯道是什么货色	(1)
(一) 一贯道的传闻与历史沿革	(1)
(二) 七拼八凑的道义	(13)
(三) 组织与职务	(23)
(四) 礼节与“表文”	(26)
(五) 宣传书籍	(29)
(六) 道中术语	(30)
(七) “天命”的由来	(34)
二 我是怎样参加一贯道的	(35)
(一) 从我的家庭说起	(35)
(二) 入道的经过	(36)
(三) 在“浩然坛”办佛事及“渡仙大王”潘华龄	(43)
(四) 参加“习礼班”	(53)
(五) “顺天会”飞剑斩魔	(56)
(六) 乔金声妹死变“鱼”与我受感发誓立愿	(76)
(七) 一心想当“机手”及怎样训练“三才”	(82)
(八) 买“仙丹”免除瘟疫与用铜钱却为何来	(86)
(九) 第一次离津办道去上海“开荒”	(87)
三 我在上海	(88)
(一) 一贯道组织在上海的概况	(88)
(二) 成立“宝光坛”	(89)

(三) “文光播仁班”与院长“显圣”	(90)
(四) 胡寿庵撤职与王效峰离沪	(96)
四 我到武汉	(99)
(一) 武汉的一贯道组织	(99)
(二) 孙素真两次来武汉与“化南坛”开办“笃行炉”	(120)
(三) 到皂市、应城训练“三才”	(121)
(四) 当上了“点传师”	(125)
(五) 去南京向张光璧汇报与回原籍成立“王氏 佛堂”	(127)
五 抗战胜利以后	(130)
(一) 抗战胜利后的武汉一贯道	(130)
(二) 参加“中华道德慈善会”成立大会	(131)
(三) 埋葬死的欺骗活的	(133)
(四) 张光璧之死	(134)
(五) 飞重庆参加“忏悔班”	(141)
(六) 孙素真到武汉召开“忏悔班”	(149)
(七) 去昆明“开荒” 为师母拉人	(151)
(八) 孙素真最后一次在武汉	(156)
(九) 武汉“中和坛”方面	(164)
六 武汉解放以后	(167)
(一) 恢复“联组会” 召开“天才班”	(167)
(二) 去渝、蓉向孙素真和邢杰三汇报	(168)
(三) 经香港返回武汉 过开封传达“母谕”	(170)
(四) 去渝途中在衡阳召开“点传师”、“坛主”和 “天才”班	(172)
(五) 在武汉和去南昌召开“金线班”	(173)
(六) 孙素真从上海发来的“母谕”和“训语”	(175)

(七) 再次召开“天才班”	(180)
(八) 武汉地区的隐道、防考措施	(180)
(九) 二次去重庆	(183)
(十) 造谣破坏 奸淫妇女	(184)
(十一) 一桩“绝密”的事件	(186)
七 最后挣扎	(192)
(一) 逃匿原籍	(192)
(二) 传“中道法”	(194)
八 其他	(230)
(一) “兰州枢纽”的组织与活动概况	(230)
(二) 房地产与掩护机构	(241)
(三) 一贯道全国组织人事概况	(243)

一贯道内幕

王效峰

我系河北省静海县中旺镇（今天津市静海县中旺乡中旺村）人，从1938年至1953年，我由一贯道的一名普通徒弟，逐渐升任为“三才”、“点传师”及武汉中和坛的负责人——“老前人”。自1949年起，还兼任一贯道“金线派”的“武汉枢纽”第一组组长，深得总头子孙素真（女）的信赖，是中南地区的大道首之一。现将我所了解的一贯道的种种内幕与秘闻披露于后。

一 一贯道是什么货色

（一）一贯道的传闻与历史沿革

（1）源流与传闻

一贯道宣称是古圣相传的。伏羲氏画八卦，即圣道降世之始，继之神农、轩辕黄帝，然后道在于君王，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是属于青阳时期。从老子（即李耳、老聃）降世发扬道宗，东渡孔子，这时则道在于圣贤师儒，孔子下传颜渊、曾参、子思、孟轲。孟子以后，儒道中断，真道转至印度。由释迦牟尼创佛教，传至第28代达摩时，达摩东渡来到中国，真道复还，这就叫“老水还潮”，一贯道就奉达摩为初祖。

甲、祖派源流：达摩初祖、神光2祖、僧灿3祖、道信4祖、弘忍5祖、慧能6祖。据“6祖坛经”记载：慧能因与师兄神秀争夺道统，分成南北两派。北派以神秀为首，传所谓“渐法”，就是参禅打坐，先修后得。南派以慧能为首，传“一指见性，顿悟本

来”的所谓“顿法”，就是点开关窍，先得而后修。慧能并依其师遗嘱：“衣钵不传，只授心法”，把道统从以前的只传给佛门僧尼，改为传向“火宅”（即民间）。一贯道所持的理论，就是根据慧能一派的说法，自称为“顿法”的。6祖传白玉蟾及马端阳二人，为7祖，罗8祖。湖北乡村有一种会道门——大乘门的“斋公”们供奉的就是罗8祖。黄9祖、吴10祖、何11祖、袁12祖、徐还无与杨还虚二人为13祖。

以上所说的从达摩初祖到徐、杨13祖，是和另一会道门——同善社在上海开办的“明善书局”出版的《祖派源流》一书所载的一样。但该书说徐、杨后又分出“五老”（即金、木、水、火、土），“五公”（即陈依精、安依成、宋依道、彭依法、林依秘），还有余、谢、韩及“西华堂”、“三华堂”等等，就和一贯道不同了。解放前，湖北地区确有“西华堂”与“三华堂”这种会道门组织，一贯道把它们当作“旁门”。由此可以看出：一些会道门的所谓“祖派源流”统统不过是七扯八拉、牵强附会的。

一贯道传说，徐、杨13祖后，姚14祖，王15祖。王祖名觉一，山东青州府人，自吹是孔子下凡，著有《三教圆通》、《理教合解》、《历年易理》、《谈真录》、《子曰解》等书，是一贯道奉为圭臬的宣传资料。刘清虚为16祖。刘也是山东青州府人，由他才把“东震堂”改名为“一贯道”。以上这段时期，道中叫红阳期。路中一是17代祖，而一贯道又把他称为“白阳初祖”，标志着世界已到最后时期——白阳期。张光璧则自称是18代祖。

乙、弥勒佛与观世音

路中一，山东省济宁人，当兵出身，后在刘清虚门下为弟子，他在刘家做饭、抱孩子什么活都干，就是赖着不走。刘死以前，曾说：“老母”指示，道统应归双手有“合全”二字掌纹的人接管，经召集各大弟子们来逐个查验，结果都没有。当时根本没把做饭、抱孩子的路中一放在心上，但最后却在路中一手上发现了。就这

样刘清虚才把道统交给了路中一。

路中一接掌道权后，由他妹妹陈路氏协助办理。路自称是弥勒佛降世，他妹妹则为南海观世音下凡。路中一未死前生疮，很久不愈。他自忖活不长了，但需要挑选一个后继者，于是他想借机来考验众弟子们，借以确定由谁来继承。他们本来都是“吃斋”。一天，他却叫人买来肉，炖熟后，召集大弟子们，他当众说：“我病成这个样，始终不好，看来道是没什么修头，咱爷们干脆‘开斋’算了。来来来，一齐吃。”但经再三劝说，弟子们仍不肯吃。最后他自己先吃了，又逼着弟子们也都吃了。接着，他把肉全部吐出来，即席宣布：我本想借此考拔你们，看谁来接管道统，而今你们都被“考”掉了，还得重新修炼。当时，张光璧刚好因事外出未归，没吃肉，这就预示路死后应由张光璧来接掌道统。

1925年农历二月初二日，路中一病死于天津西杨柳青镇，道统交路妹接管，为期12年。陈路氏生子陈兴海、陈兴龙二人。

丙、天作之合——济公活佛与月慧菩萨成亲

张光璧，字奎生，道号天然，山东济宁人。年轻时，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样样都来。先经商失利，以后当兵。在部队混不下去，回家后即钻在路中一门下为弟子。因当时的一贯道道徒，多系乡村的农夫农妇，为人一般本份些，无文化，少阅历；而张光璧略有文化，善于谈吐又熟谙人情世故；所以，不久就被路中一提升为“点道老师”。

孙素真，女，是个青年寡妇，山东单县人。她开始是一般的道徒，因会交际，后升为“领长”（道中的一种职务）。据孙素真说：“当年祖师（指路中一）还发给她一张凭证”。她在单县方面领导着2000来人。路中一在世时，因事曾派张光璧到孙素真那里去过。张存心不善。以后就派他的“后学”到孙素真的一个临近地方成立了佛堂。这样一来，张光璧就有机会常到孙素真那里去，过往甚密。日子一长，不言而喻，两人就勾搭上了。我记得1948

年4月间，孙素真在汉口武圣宫街33号武汉“化南坛”时，曾提起她俩当初那段往事。

张光璧野心勃勃。他并不满足于占有了孙素真，又得了2000多“后学”，他更想攫取一贯道的整个道权，取代陈路氏。他每日在盘算着、策划着，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班”。

1930年某月，在某地（具体时间和地点已忘），由张光璧主持召集众弟子举办了一个名叫“八卦炉”的训练班。在班中，张串通“乩手”某（可能是张春龄）以所谓“老中”（音义同母）降鸾垂训和祖师“借窍”的方式，编造出：一、陈路氏执掌道统12年期限已满，当初说掌管12年是隐语：阴历与阳历合起来12年，实际上只有6年。二、张光璧是济公活佛的化身，奉天承运，应接掌道盘，继路中一之后为18代祖。三、孙素真是月慧菩萨下凡，是为协助济公活佛办理三期收园大事而降世的。四、今由祖师为媒、“老中”主婚，济公活佛与月慧菩萨结为夫妻，这是“天作之合”。就这样，张光璧为与孙素真实行公开姘居和攫取道权找到了所谓的名正言顺的依据。

陈路氏得知此情，对张、孙大加痛斥，骂他俩是叛逆。张的师兄弟郝宝山，山西介休人，是当时道中的“分化领袖”（道中的一种职务），认为张没有什么“道行”，不服张的领导，就在晋中一带以路中一的正统为号名，单独倡导“白阳一贯道”企图独树一帜，与张光璧对抗，但后来终因张的活动推进到山西全境，郝宝山所倡导的“白阳一贯道”也就日趋没落了。另有一些道徒们，为此事也纷纷起来反对，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满城风雨，墙上甚至出现贴有揭露张、孙丑行的漫画。这一来，张光璧和孙素真在当地无法容身，于是双双回到了张的老家——山东济宁。

上述这场闹剧，就是后来一贯道中所称的“八卦炉”与“天字大考”（意为对道徒考验最大的意思）。就这件事，张光璧于1939年以他的名义编订的“暂订佛规”一书的序言中则说什么：“迨至

庚午年间（即1930年），天降大考，竟蒙畀以重任，当即再三恳辞，以让贤路，詎料皇中降鸾各坛，不允所请，余只得勉为其难，顺天行事。……”借以欺骗蒙蔽道徒，神化自己，从而掩盖他与孙素真的丑行。

张光璧家里的情况怎样呢？他的原配朱氏，生一女，即所谓“大师姐”；朱氏死后，续娶刘率真，道中称为“刘师母”，说她是“月暉菩萨”降世；生一子，名英誉，字佛生、拙樵，道中叫他“大师兄”。1930年，张光璧与孙素真姘居在外不能容身，回到济宁家中，但大、小老婆住在一块，岂能相容，免不了要争风吃醋，张光璧只得把孙素真带到济南，暂住在他的把兄弟某振长的家里，后来，另外找房成立了佛堂，从此道务逐渐发展到青岛、滁县、南京、天津等地。

丁、张光璧等被捕入狱

1936年农历四月，张光璧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解到南京监狱。同时被捕的有齐铭周（字恩孚）、王星五、龚雅文等5人，直到1937年农历二月才具保释放。这就是道中所说的“五老炉”与“金陵炉”（南京古称金陵），意思是说这次考验道徒的“炉”是以5个老人为主，地点是在南京。武汉“中和坛”的“老前人”邢杰三，那时正在济南开设硝皮厂，曾为张、齐等的释放盖了铺保，因而受到张、孙的特别信赖。当时南京还有一个道徒胡德庆，曾为张、齐等往监内送饭、传信，因此也受到张光璧的信任。

张光璧、齐铭周等5人被捕的原因，据说是误会所致。因为当时在山东有另一会道门叫“茶叶道”又叫“净地会”。入道人都要把个人所有的田地交于道里，交干净，所以叫“净地会”。茶叶道也就是沦陷时期在天津被取缔的“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其首领叫马士伟。张光璧有一弟子叫马砚坤，即龚雅文的“前人”，当时他发展的道徒较多，国民党政府是要逮捕马士伟，因把马砚坤误认为是马士伟，而马砚坤的老师是张光璧，这样就把张、齐等

逮捕了。事实是否真是这样，我则不得而知。

张、齐等被捕期间，天津的一贯道刚刚发展，曾出现了什么“假祖师”，为此孙素真亲自去天津进行了处理。孙素真为了区别真假一贯道，就把道中“三宝”之一的“合全”从原来的右手抱左手、子午相掐，改为左手抱右手、子亥相掐。济宁的杜钟梁刚到武汉办道，也被调回去了。孙素真每当谈起这段经过时，总是带着既得意又气愤的语调说：“那时节，你刘师母一家大小，安居度日，对你老师的事概不闻问，里里外外都靠俺一个人在外到处张罗、奔跑！”她还说：她和张光璧只有夫妇之名，而无夫妇之实；她是专为协助张办道的，而刘率真只是专门负责张的家务的。为她在张光璧死后掌握道权制造舆论。

戊、三年风霜 五载痛泪

所谓“三年风霜、五载痛泪”之苦，是孙素真为了将来掌握道权，标榜她自己为道所受的艰苦经历。从1941年到1943年秋的3年里，她率领她的随从秘书宫彭龄，侍从刘瑞贞（先，邢杰三妻）、轧良善（后，张德贵妻），“天才”李振华（先）、王恩浓（后），往返奔走于北至绥远包头，南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表面上是替代张光璧到各处视察道务，暗里却为她在张光璧死后接管道权而到处游说。因为她鉴于张光璧有朝一日死去，道权问题在她和张的大老婆、儿子之间必有一场争夺战。她未雨绸缪，先发制人，就采取惯用的手法：利用“天才”扶乩，以所谓老中、祖师批示的训谕，暗示“张死该由孙继”。再就是选择她认为最可靠的道首，在适当的时候，暗中秘密地进行传播，并叫愿意效忠于她的道首立下誓愿。如天津的“道长”胡桂金、济南的“道长”齐铭周、武汉“中和坛”的道首邢杰三等都立了愿。孙素真深谋远虑地想到光这样还不够，还需打下经济基础。于是指使宫彭龄叫各地忠于她的道首们抽出一部分入道人名单和“功德费”（钱），暂存于当地，不上缴于张光璧指定的总坛。如1943年，我就按照邢

杰三的交待，把武汉“中和坛”的求道人名单和“功德费”抽出一部分，另外记帐，不上缴南京总坛。

孙素真的这一诡密活动，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时，不料南京道首孙锡堃（字玉朋）等，在张光璧面前告密，说孙素真在破坏道统，霸揽道权。于是一场轩然大波在道的上层掀起了。张光璧的大老婆和儿子、姑娘，气愤万分，吵着张光璧非要把孙素真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时正是1943年的秋天，孙素真刚由武汉回到北京又要去石家庄。张光璧就指派北京“道长”张五福（字范卿）将孙拦回，从此孙素真就被软禁于北京，张之子女则暗中监视。

孙素真被软禁后，张光璧赶到北京，立即召集各地道首来京开会。张光璧对道首们进行了逐个追问，有的如实讲了孙素真的话：“张死该由孙继”；有的开始不肯吐露真情，气得张光璧还打了他们的耳光。据后来邢杰三对我说，他和齐铭周就挨了耳光的。他并说，当时道首们的态度有三种：归顺张光璧，倒向孙素真和脚踏两只船的骑墙派。天津道长胡桂金就是骑墙派。最后的结果是都认了错也就算了。至于张光璧对孙素真怎样盘问，他俩怎么交谈的情况就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孙素真后来说什么：“那时节，你们的老师什么话都跟俺说了，是谁在他跟前说俺的什么坏话，又是谁在这当中搞俺的鬼等等，俺都知道，这是一场考。是老天在考你们是认天理还是认人情？”（她指的是认张属于人情，认她才是天理）

孙素真被软禁，张光璧之子张英誉就趁机大肆活动于北京、天津、济南、济宁、南京、上海等地，或个人来往奔走，或随其父同行，显得特别活跃。张光璧也借此机会令其子代行自己的职权，为儿子树立威信，以备接班。如1944年农历四月下旬，邢杰三派我到南京向张光璧汇报武汉道务情况，并带领武汉“中和坛”的程先纯（字静修）、黄家富（字礼堂）、万本仁以及武汉“觉南坛”的袁玉长、陈家宝、陈颂庆等6人在张光璧面前“领命”（见

道中术语)时,张光璧就是叫他儿子代为办理的。

1946年农历十月,孙素真同张光璧乘飞机由北京飞往成都。1947年农历八月,张光璧死于成都。张死后,一贯道分裂为两派:一是师母派,也叫“金线派”,由孙素真领导;一是师兄派,也叫“正义派”,以张英誉为首。从1941年至1947年这段时期,就是孙素真的所谓“三年风霜,五载痛泪”。

己、关公与吕洞宾

在孙素真被软禁,张光璧到北京召集各地道首来京严加追问的那一场“斗争”中,只有两个人未去,一个是孙素真的原随从秘书宫彭龄,一个是山西太原的负责道首薛洪。

宫彭龄家住天津,在天津城里罗家横胡同8号有一栋宽敞的四合院房子,他全家入道,约在1938年就在他家成立了“明德坛”,该坛是当时天津数得上的大坛之一。张光璧、孙素真到天津时曾常去他家。他是“点传师”,他弟弟宫彭年曾是天津道长胡桂金的助手。他在随侍孙素真3年的南北奔走中,为孙素真的图谋道权,费了不少心机,花了很大力气。孙的阴谋败露,他自知不好下台,遂拒不接受张光璧的召唤,避而不见。他曾经手为孙素真买了一栋楼房,在南京珠江路860号,房契由他收存,他拒不交出,1944年我经南京回天津时,张光璧曾写信叫我带给他,催要房契,但当时他不在家。后来听说他自己脱离了张光璧另搞一套去了,并仿效张、孙的伎俩吹嘘他是“吕洞宾”下凡。根据是宫字除去“宀”头,是一个“吕”字。关于他以后的情况则不详。

薛洪,是一贯道山西省太原的负责人,是最忠于孙素真的唯一道首。1943年,孙素真被张光璧软禁于北京后,他脱离了张光璧独树一帜。后来,暗中又和孙素真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孙的支持,从而成为一贯道的另一系统——“暗线”。

薛洪开始办道于山西太原,后来,其组织发展不仅遍及山西全省很多县份,而且分布到全国很多地区。据“礼记柜”湖南的

“点传师”樊黄成说：原来山西各县的负责道首有：太原的耿应章和王德山；忻县的李耀昂；文水的陈秀林；崞县的王世昌。以后发展到陕西，薛洪就采用商业组织的形式，设立了“陕西总柜”。总柜负责人是：周德善、张崇山和王德山。1946年薛洪鉴于组织的日益扩大，把山西各县划分为仁、义、礼、智、信五柜。五柜的地区负责人分别是：仁记柜，山西阳泉县，孟芝；义记柜，山西忻县，先后是苏康坤、郭希贤；礼记柜，山西崞县，连国干；智记柜，山西代县，叶映荣；信记柜由太原、文水、榆次和路安等县组成，负责人郜成吉。五柜中以礼记柜的发展最大。

礼记柜陕西柜，1947年，负责人是连国干、辛增珠和贾德荣。各省区的负责人则是：陕西的王儒，甘肃的丁复功，湖北的丁国翰，湖南、江西是张刚，河南、广西为连竹青，广东、浙江是辛增珠，潘绍康负责安徽、江苏。

1950年，薛洪为了坚持与人民政府对抗，在北京重新改组了礼记柜，确定张崇山任重庆负责领导礼记全柜的道务；王世昌住北京，专门负责和薛洪联系，上传下达；各地区的划分和负责人分别是：黄河北岸张佐仁，黄河南岸申品三，绥远、宁夏张佐礼，大同、张家口吴起玉，南方各省连国干。同时，并规定以后礼记柜和其他四柜不再发生联系。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被孙素真当做“王牌”并用以笼络控制和欺骗蒙蔽广大道徒的所谓“未来祖师”弥勒佛李文斯，山西孟县人，就是薛洪支的“后学”。薛洪本人也因早期在天津参加“纯阳炉”受训时，曾被“乱手”假装的仙佛——“院长茂田”给他勾画过一次红脸，他据此就以“关公”下凡而自居。

（2）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一贯道的全盛时期是1938年至1948年。在这10当中，一贯道的组织不仅遍及全国，并蔓延到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某些国家。一贯道能得到这样迅速而广泛的发展，除了当时的社会条

件，历史遗存的传统封建迷信观念，人民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缺乏科学常识以及兵祸连结，人民急欲摆脱苦难等因素外，主要是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和国民党的纵容和庇护。一贯道要想得到存在和发展，就不能不求助于保护伞；而一贯道所宣扬的什么因果报应，死生由命，把一切统统归之于所谓“天神”、“命运”的“理论”，也正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需要。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一贯道就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我在天津时，听说北平道长张五福和宫彭龄就有日本北平宪兵队发给的“身份证”，戒严时也能通行无阻。1941年春，河北省保定“笃信坛”的道首于寿昌、郭昆兰和张耀卿，邀请保定西关本愿寺的主持日本从军僧（即随日军工作的政治和尚）二人，到“笃信坛”参观并吃饭，席间，于寿昌对日寇侵华大加赞扬并要求予以保护；张耀卿还说：中日都是佛教国家，希望彼此携手，共同祈祷和平，实现“东亚共荣”。日本两僧表示愿予保护，并说如遇骚扰，提他俩之名保无问题。在1940年，保定“笃信坛”的“点传师”范从善，通过与当时的河北省省长吴赞周的同乡关系，他把吴全家都拉入了一贯道，并在吴家成立了佛堂，从而使“笃信坛”的道务，得以在河北省境内顺利发展。一贯道还和大汉奸相勾结。汪精卫政府的外交部长褚民谊，在家里设有一贯道佛堂。我记得1944年4月间，我在南京建邺路一贯道南京总坛，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派头十足，光脑壳的人走进佛堂，张光璧马上迎入屋内，我心里纳闷：这是个什么人？老师怎么对他这样亲热和尊敬，完全不像对一般弟子的样子。一问才知，原来他就是褚民谊。当时的财政部长周佛海、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也是“道亲”。后来听邢杰三说：老师还是外交部的“顾问”呢。华北的大汉奸王揖唐也是道徒。1942年，我在上海爱多亚路、贝勒路中医疗养院楼上的“基础坛”时，看见过一张济南的“一贯道登记表”，还知道山东省教育厅长郝书暄是“点传师”。